

古事

职场故事

求职速配

□刘卫

外甥女小倩从地质大学毕业后,开始赶赴一场场招聘会。

小倩当年以高分考入地质大学,主修矿产分析专业。小倩的家在县城,她周末常来我家。尽管校园生活很精彩,但小倩说,她要在大学毕业后才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。据我们观察,她一直没有处男友的迹象。

第一天求职,小倩就神情沮丧地回来了。她把包往沙发上一甩,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发梢,说:“舅,会场上招聘单位是不少,但与我们这个专业对口的只有两家。不过,它们都是国字号的大单位,待遇稳定,前景广阔。”我听了,鼓励道:“那就递上简历,积极地应聘嘛!就凭你在学校的优异成绩和对事业的追求,人家还不争着要你呀!”小倩欲言又止,她抿了抿嘴唇,最后才道出了心中的忧虑:“僧多粥少。用人单位要求,在同等条件下,谈了朋友又是同一专业的,在录用上将予以优先考虑。为了满足这个特殊要求,

好多同学速配成对,在现场就签了约。”

看着小倩满脸愁容,我急得直搓手。大姐早有交代,在求职的紧要关头一定要我给小倩支招,但这事我实在是有些鞭长莫及。

没想到,第二天傍晚,小倩带来了一个清瘦的小伙子。我刚在沙发上坐下,她就两份录用合同摆在茶几上,脸上既带着羞涩又带着几分喜色。她指着旁边的小伙子说:“这是我俩的。我和李强在同一个系,原来不熟。我们是在校园网站BBS上认识的,经过紧急磋商,编造了浪漫的恋爱经历。还好,我们赶了个尾,终于被单位录用了,实现了‘双赢’。”

我问起小倩以后的打算,她含蓄地说:“今天我特邀小李来您这儿喝庆功酒。以后看情形的发展而定,对吧,小李?”

李强尴尬地笑着,一再强调:“是呀!大叔您放心,我们只是‘临时搭伙’。合则谈,不合则散……”

温情故事

飞翔

□崔立

于大伟原本是一个活泼的少年。

17岁时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,一下子将他从天堂拉到了地狱。于大伟不能行走了,他的双脚在那次车祸后,就被截肢了。

于大伟哭干了眼泪,他不知道,没有双脚的他,还能不能有未来。

这一年,于大伟刚刚升入高中。学习成绩出色的于大伟,曾是班上所有人羡慕的对象。

于大伟想到了死,死,可以让自己解脱。

于大伟偷偷去厨房拿了把菜刀,想起电视里那些自杀的画面,只要在手腕上轻轻地划一刀,血慢慢地流出后,他就可以静静地死去了。

拿着菜刀在手腕上比划时,于大伟却有些犹豫了,他的脑海中忽然涌现出爸爸妈妈和那些同学。

于大伟的母亲正好经过厨房,看到那一幕,惊呆了。听着母亲歇斯底里的痛哭声,于大伟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。

于大伟的母亲找到他的班主任,希望班主任可以劝解他一下。

班主任姓赵,刚从师范毕业。赵老师静静地听完于大伟母亲的叙述,咬了咬牙说,我试试吧。

为了照顾于大伟,赵老师特意把于大伟的位子从后排移到了前排。于大伟却不肯,他不想让那两条截肢的腿摆在全班同学面前。

在办公室里,赵老师很认真地看了于大伟一眼,说,大伟,你现在要做的,不是逃避,而是要勇敢地去面对。你有勇气选择去死,为什么就不能勇敢地活

着呢?

于大伟很认真地听着,半天,终于点了点头。

赵老师发现,于大伟特别喜欢画画。而且,于大伟画的画儿,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灵气。

赵老师的心猛地一动。也许,这是解决于大伟最根本问题的办法。

赵老师希望于大伟报名参加绘画提高班,说他将来可能成为专业画家。

于大伟苦笑,说,赵老师,您见过被截肢的画家吗?

赵老师也笑了,看四下无人,她居然用手抓向自己的左眼,一下子就把眼珠子给拿了出来。当于大伟一脸惊讶时,她说,你听说过老师的一只眼睛是坏的吗?于大伟摇了摇头,说,没有。

赵老师将眼珠子塞回眼眶,说,所以嘛,我觉得,只要有信心,没什么是不能做到的。对于我来说,有一只眼睛就足够;而同样,对于画家来说,有手就足够了。

于大伟点了点头。

多年以后,于大伟的画作《飞翔》在国际大赛中获奖。于大伟成为知名的轮椅画家。

《飞翔》的画面极其简单,一个被截去双脚的孩子,仰视着无尽的苍穹。而他身后,是一位年轻老师,将一双隐形的翅膀,轻轻地架在孩子肩头,让孩子可以在空中自由翱翔……

于大伟再次回到母校时,赵老师已经调走了。于大伟和校长讲起赵老师的故事,校长愕然。校长想了想,忽然笑了,他告诉于大伟一个秘密,赵老师出生在一个魔术世家……

永远的老街

□刘建超

我第一次知道老街是在胶东,1979年的春天。我是穿上军装不足任月的“新兵蛋子”,你是入伍三载,刚刚提干的军官。至今我还清楚地记着你的模样,中等个头,体格健壮,浓眉大眼,豫西口音。

那是新兵对老兵的一场篮球赛。你的带球过人总是引来观众的喝彩。我心中不服,要知道,我参军前是体校篮球队的中锋。我盯上了你。为抢一个球,你我撞在一起,人高体壮的我,把你撞出了场外。你崴了脚,脚脖子肿得脱不下袜子。我吓呆了,得罪了老兵不会有好果子吃,何况是得罪了个当官的。我扶着一瘸一拐的你走到水管前,用冷水浇那惨不忍睹的“胖脚”,疼得龇牙咧嘴的你却调侃道:“好了,‘新兵蛋子’,算你给我开了张病假条。认识一下,你叫什么名字?”

我握住了你那厚实有力的大手。

我叫你高参谋,你朗朗地笑了,说:“我叫高峰,家在洛阳老街。我们老街可是个好地方,有机会去我们那里玩,我请你吃老街水席。”意外的碰撞,让你我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。我敬佩你爽朗乐观的性格,诙谐幽默的谈吐,跟你在一起觉得舒心。你总是不厌其烦地讲你家老老街的故事,只是你的普通话里带着河南腔,常常引得我发笑。

没想到你那么有灵气,写诗对句,唱歌作曲,吹拉弹奏样样拿得起。你创作的那首《海边夜曲》舒缓悠扬,参加军区汇演夺得创作和演唱一等奖,在士兵中广为传唱。还有你的小号,是召唤快乐的集结号。假日闲时,你只要带着它在海边出现,便招来成群的战士同你一起朝着碧波亮开歌喉,唱得海鸥都围绕着你们翩翩起舞,不愿离去。

高参谋,还记得那个月圆的夜晚吗?你和我到医院看望住院的战友,他的思想负担挺重,整日叹息,以泪洗面。你走进去,便给病房带去一束祥和快乐的阳光。你说古谈今,妙语连珠,插科打诨,调动了整个房间的气氛,战友脸上露出了笑容。临别时,你拍着战友的肩说:“男子汉嘛,别那么没出息。”

归途中,你却再没说一句话。你拿着小号坐在月光朦胧的沙滩上,吹起你最喜欢的《红河谷》。只是那天的曲调带着一缕惆怅。后来我才知道,



绘图 玉明

那天,与你相恋几载的女友同你分手了。当你在医院和战友侃侃而谈时,你的内心忍受着多么巨大的痛苦!

再后来,你把几个战友邀到一起,拿糖敬烟,小号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《祝你幸福》。我们问你啥事值得这么高兴,你说是在欢庆与你分手的女友今日同他人完婚。我以为这是你情感的宣泄,你却真诚地说:“她得到了她想要的幸福,我不该为她高兴吗?”

高参谋,你的形象在我面前陡然高大起来。没想到,我在部队的最后一年,你住进了医院。我去医院看你,你还是那样朗朗地笑,说自己住院只是个“临时代办”,马上就会出院。可是,我知道,也许你不能再踏出医院的大门了。

你的病越来越重了,止痛针打得越来越频繁。疼痛来时,你牙咬得咯咯响,浑身冒汗也不呻吟,怕刺激同屋的病友。你还轻声地哼唱:“燕子啊,你高高地飞翔,带着那殷切的期望……”

我就要退伍了,临走前去医院看你,你说:“到地方好好干,好男儿志在四方。你走的时候我去送你。”我握住你枯黄的手说:“高参谋,好好养病,你答应带我去你的家乡老街,去龙门,去少林寺,去吃水席。”你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:“大家都在瞒我,其实我早就知道自己得什么病了。也许这次是永别。不过,你有机会一定去我的家乡老街去看看,最好是四月去,那时牡丹花开得正艳。”你平静得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。

我回到家乡,你来信了,你说你受不了离别时那让人酸楚的场面。你命令自己走进电影院,直到散场你也不清楚银幕上演了些什么。你说你来到海边,在你我经常相聚的地方,向着无际的夜,敬了军礼。那夜你为我吹响了小号——《友谊地久天长》,你问我听到了吗?

高参谋,读着你的信,我流泪了。

高参谋,写下这些文字,是为了纪念你离开尘世整整25年。我至今不能相信疾病会夺走你顽强的生命。我想你的时候,总会听见天边传来悠扬的号声。

高参谋,我永远的朋友,永远的老街。